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叅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

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
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
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
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來採取寫去
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弃
之故沈子明家所遺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
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
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然

事皆奇絕

下榻叩頭言阿婆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
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
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
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窻中教教有煙氣聞行車
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
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
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邪帝
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邪苟信然則天之高

長吉原非地

上人不過偶
論人間耳

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
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
而奇者不獨地上少邪天上亦不多邪長吉生
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當時人亦多排擯
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
邪又豈人見會勝帝邪

方音城曰借長吉作文言下時有激昂意
直是壯心不堪牢落耳

墻茨之風六
可以垂戒

陳金鳳外傳

陳后金鳳者閩主王延鈞之后福清萬安縣人
也父侯倫少年美丰姿唐景福初事閩觀察使
陳巖以色見嬖居起輒與共因得出入臥內其
妾陸氏與之私有娠未幾巖卒壻范暉自稱留
後陸依於范生一女其夕夢飛鳳入懷因名金
鳳冒姓陳及王審知兵入閩攻殺范氏金鳳流
落民間巖族人陳匡勝收養之梁開平三年審

知封閩王採良家女充後宮時金鳳年十七性
度窈窕善歌舞通音律審知聞之召爲才人特
蒙寵倖宮室服御之奉與魯國董夫人比嘗築
水晶宮於西湖旁列亭榭周廻十餘里金鳳時
扈駕由子城複道中出遊然不及蕩後唐同光
三年審知卒子延翰繼之延翰妃崔氏醜而淫
性復妬搜諸宮人之美者輒幽之別室械以三
木鑄銅爲人手擊其頰又以大錐刺其臂一歲

中死者八十四人時金鳳已乞身爲尼深自匿
故得免次年延翰爲周彥琛所弒而延鈞立延
鈞審知次子初娶漢主女清遠公主有美色早
世繼選金氏劉氏皆賢而無寵後宮數百無可
意者內侍李倣極譽金鳳姿態超絕延鈞御紫
禁門宣見大悅封之爲淑妃長興三年民間有
言真封宅龍見者延鈞於其地造躍龍宮自稱
帝國號閩改元龍咎進封金鳳爲皇后追封其

淫蕩之極即
隋帝迷樓尚
不至此

假父陳巖爲威武軍節度使母陸氏爲長樂郡
夫人族人陳匡勝爲殿使特築長春宮以居之
延鈞數於其中爲長夜之宴每宴輒勅宮中燃
金龍燭數百枝環左右光明如晝復勅宮女數
百人擎一杯盤皆瓊瑤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
隊遞進不設几筵酒酣張長枕大牀擁金鳳及
諸宮女裸臥隨意幸之又遣使於日南造水晶
屏風周圍四丈二尺延鈞與金鳳淫狎於內令

宮女隔屏覘之嬉笑爲樂三月上巳延鈞修禊
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
暢窮日而返沈麝之氣環珮之響燎炬之光達
於遠近途中絲竹絃管繽紛奏和清音入雲觀
者塞道不能前端陽日造綵舫數百於西湖每
舫載宮女二三十人衣短衣鼓棹爭先延鈞御
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和之
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澹

世乃知天生
尤物非偶然
也

澹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西湖南湖鬪綵舟。
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
歲遊。遊人士女。綺繡夾。席雜沓。如市。夜收宮女
入宮。多不知所之者。延鈞亦不問。有小吏歸守
明。弱冠美皙如玉。延鈞嬖之。嘗呼為歸郎。延鈞
素多疾。守明日侍禁中。夤緣與金鳳通。又有百
宮院使李可殷。少與守明昵。因守明以通於金
鳳。可殷敏慧。有智巧。守明令造縷金五彩九龍

帳於長春宮。織八龍於帳外。而以延鈞為一龍。
既成。進之極其華靡。延鈞懽甚。益暱守明。數留
宿於內。不出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
郎。初金鳳因李做得進。及為后。倣自矜其功。且
微聞九龍帳中事。頗恣橫。不為畏忌。金鳳弗能
堪。令可殷譖之。延鈞倣知之。怨金鳳。負已謀。所
以奪之寵。乃盛飾其妹春鶯。進於上。春鶯婉媚
絕代。年才十五。顧盼舉止。動移上意。遂大見幸。

冊爲賢妃以倣爲皇城使擅寵專席延鈞自是不復御九龍帳矣因爲春鸞造東華宮以珊瑚爲稅栴琉璃爲櫺瓦檀楠爲梁棟真珠爲簾幙範金爲柱礎窮工極麗宮中供匠作者萬人用匱不給倣倣舉薛文傑充國計使文傑巧於聚斂多察富人陰事文致之以罪而籍沒其貲被榜捶者胸背布受仍銅斗熨之建州大盜吳光來朝文傑利其財將求其罪治之光怒帥衆叛入

吳引吳人攻建州延鈞遣將往救兵行在道不進曰得文傑乃進延鈞不得已送於軍中軍士磔殺之金鳳諷右省常侍李詢上言文傑導九重淫靡竭萬戶膏脂天怒人怨禍亂叵測皆由李妃與倣爲戎首今文傑伏誅妃倣不宜在上左右延鈞意猶豫明年元夕御大酺殿召前翰林承旨韓偓弘文館直學士王侗右輔闕崔道融吏部郎中夏侯淑等觀燈賜宴命各賦大酺

詩云婉媚唐
人宮怨中亦
不多得

樂倕感長春宮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
玉易銷儻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延鈞爲動念
因反駕長春宮李倣知罪已者衆不自安私與
春鸞畫全身之策以太子繼鵬與陳氏有隙乃
言春鸞之美於繼鵬繼鵬入宮問疾遇春鸞於
前廡就所居丞焉匡勝聞而白其事延鈞大怒
與次子繼韜議殺繼鵬繼鵬懼與李倣圖之適
醫工陳究從宮中出言延鈞病不起倣遽令壯

士先殺李可殷於家質明金鳳訴之延鈞強起
視朝詰可殷死狀倣聞驚怖逼繼鵬率皇城衛
士入延鈞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
不死宮中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金鳳歸守
明陳匡勝皆爲倣所殺於是繼鵬卽帝位改元
和二年爲通文元年立春鸞爲皇后加李倣判
六軍諸衛事繼鵬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
事敏之女繼鵬寵春鸞欲廢夫人內宣徽使叅

政葉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
新愛易乎繼鵬不聽翹復上書極爭繼鵬批其
疏後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紅飛盡不禁秋人
情自厭芳華歇一葉隨風出御溝放翹歸永泰
梁國竟廢春鸞信左道繼鵬惑之有妖人譚紫
霄以方術見幸事無大小皆決焉紫霄言紫薇
星臨後宮教繼鵬別建紫薇宮為春鸞游幸之
所土木之盛倍於東華又建三清臺三層於城

中括民間黃金數十斤鑄寶皇大帝元始天尊
太上老君像日焚篤耨熏陸諸香數十斤紫霄
導春鸞諸後宮齋宿其下晝夜聚禱謂為繼鵬
祈年永祚而黠褻無忌國人醜之後紫霄事敗
奔吳倣復以異志見殺春鸞寵浸衰繼鵬徙居
長春宮夜坐忽忽不樂俄聞悲泣聲漸近彷彿
見金鳳銜哀至前而歸守明李可殷陳匡勝等
自宮外領紅衣執戈矛者數千人以入繼鵬大

二王報應昭
昭不爽

驚趨而避之有頃宮中火起紫薇東華躍龍諸處頓成灰燼繼鵬擬控鶴都將連重遇軍有謀將加誅重遇懼夜統軍圍長春宮繼鵬挾春鸞率黃門衛士斬關出奔次梧桐嶺追兵至執繼鵬歸陀莊醉而縊之春鸞自度不免觸墻死時通文四年七月十三日也葬蓮花山側號康陵先是金鳳與延鈞亦葬是山號惠陵開運中南唐師敗李仁達於古城亂兵發諸陵剔取寶玉

事名奇

金鳳春鸞容色如生鮮血流漬山為之赤後人名其山為臘脂山云

字妙絕

王永啟曰予居高蓋山中有農家掘地遇土穴得銀錢數枚色黑如漆石硯一銅爐銅刀各一有篆文乾德五年造又石匣一啟視有抄書一帙為陳后金鳳傳不著作者姓名楮墨漫滅而字跡猶可句讀農家弗能省予聞亟往索歸參之史乘諸書始

末多不異因與友人徐勣訂正之夫飛燕
別傳出諸壞墻南部烟花檢之慶閣前人
藏秘後人搜傳均有意焉夫諸王縱慾以
亡其國固末世之明戒也是宜傳之以存
野史之一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
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騫
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
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
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
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
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

衣冠言動皆
為季常画出

神氣駿發

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

似有感慨

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山窮水盡處
忽開仙府洞
天

王聖俞曰。季常小有俠氣耳。因子瞻隱見。

出沒形容。遂似大俠。

竹溪逸民傳

宋 濂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
 馳騁聲名燁燁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
 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
 意耳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
 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
 高照水光瀲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
 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際

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耳。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邪。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

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晚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聞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菊邪。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

古歸心論並
寓諷刺可想
盛世之風

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洄其名。烏傷人。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因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與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與士之沈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與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與。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劉越石曰。洞明之菊。君復之梅。逸民兼此。二知己。快哉。可以隱矣。

倉庚傳

楊慎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郗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妬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勅中庖以爲宮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婉○妙○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卽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

開引周文王
作帝強援

予欺乎其諸食力尚淺邪將盡脯其餘倉庚中
有老而慧者鼓鞞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
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
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
候繇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於岐山西
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
於岐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皞者朝
嘲者夜啜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

文翰方人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
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
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為其有助於德象也
二號髻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養童
心也戒勿彈周公曰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貫不
捕焉今帝不欲為文王則已欲為文王盍赦微
軀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為我言文王后妃之
德何如庚乃喜而躍曰鷺知之鷺知之匪后妃

得大頭顱

正禮中綴以
治安

本鄭康成周
禮註稍更定
之而輔以象
陰之義

按鄭注云羣
妃御見之法

月與后妃其
象也卑者宜
先尊者宜後
女御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
婦二十七人
當三夕九嬪
三人當一夕
夕后當一夕
十五日而編
望後返之

生子月衣則
以金環退之
當御者以銀
環進之著於
左手既御著

之○德○實○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
為○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放○月○紀○日○載○魄○於○西○
由○媵○以○升○嫡○月○載○魄○於○東○由○嫡○以○逮○媵○帝○笑○曰○
禮○失○乃○求○諸○鳥○乎○為○我○說○之○庚○引○脰○曰○鶯○何○知○
鶯○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不○近○內○焉○后○亦○辟○
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
魄○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
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

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
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
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
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
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
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
也○鳴○佩○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
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仍

精○決○更○無○可○委

鮑本作道蹠也通為鮑耳
荀子鮑之刑罰莊子鮑我六勝我

直是無可奈何而得逮下之譽由於法制之中也

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官而頌聲洋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官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待夜。做是為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王制鮑之妬亦何能為周制之蕪久矣。而欲委罪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述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沉昵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况君江東乎。帝聞

庚言懔然側席。郗后聞之。慙然無色。乃命寫其言於斧扆。行其制於永巷。郗后幡然更為逮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庚之言。猜信。言乃放之。不殺。封為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即其後也。

閔蘇門曰。才古而宕。思婉而微。

又曰。太史將為孱丈夫。樹骨鯁哉。作之以副詳之。以制若曰。世豈有不妬之婦哉。恃

吾有不可壞之法耳雖然婦不以倉庚祛
如男子將馮何作武

查八十傳

汪道昆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
一技之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術也查八十八名
鼎休寧北門人也字廷和鼎父珂母劉氏母夢
靈龜入臥內遂有身既而生男會大父華年八
十大父喜命曰八十云大父以賈起家鼎從父
兄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嘗過毗陵倡家鼎爲
絃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侘鼎目攝之鼎怒祭酒

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有如酒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明一時俠少若工師即善彈盡出山下鼎奉千金為山壽師事山無何盡得山法鼎臥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歎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為郎君師於時乃過故倡倡不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以為神倡蒲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鼎愈益自負事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

福○寫○有○生○氣○

萬不過以技
自雄耳乃在
在傾動人若
此想其氣概
別有過人處

貴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鞠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鼎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客曰夔猶不免於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鼎乃緩一切仍專事琵琶既託賈而游所至人人親鼎之吳習祝希哲楊用修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為布衣交之大梁周王使人召鼎至語使者王能客鼎鼎來不能鼎累足逝矣於是長揖而據客坐盡王歡實得意

以倡幸鄢陵王且蠱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
外交既聞鼎名私事鼎方結客得意歲出百
緡佐客資居七年事鼎惟謹得意請得備箕箒
妾幸托終身鼎謝曰鼎卽窮身顧自有婦卒不
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逆之斬鼎遂留斬辭
使者及愍王弑斬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從堯
執贄請業鼎笑曰卽得富家翁爲弟子鼎將鬻
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聲技鼎且老

意氣又別

高山流水自
有頌賞

復過金陵嘗入平康里爲清彈諸美人無知者
安氏媪年七十瞽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
曲也國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爲者旣而知其鼎
也起爲按節相視以爲知音鼎還休寧未有子
繼室請置妾數以爲言鼎歎曰天地樂我以能
事假我以長年廣我以交游延我以聲譽於我
過矣安能復昌阜我後邪日從諸少年游鬪黃
雀樹花木鄉人王仲房陳達甫亦時時過之野

文友傳

史氏曰世俗言琵琶夷部樂耳。鼙獨以此稱絕技。其專一之效與先民或以荑稗爲美博奕爲賢有以也。昔高漸離易衣而驚坐客。視鼙誦故倡何異焉。彼以匹夫而拒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干進。彼且羞爲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鼙其人乎。

劉越石曰。寫俠態鬚眉畢具。當是史記中
得意筆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竒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竒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

如嗔如笑如
水鳴峽我于
斯文亦云

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
奇計譚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
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
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
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
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
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
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

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
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
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
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
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
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
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
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

文傳

徐文長二

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

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掘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

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
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劉越石曰文長固奇人然非石公識之殘
篇蠹簡中幾埋沒千古矣人患不立言誰
謂百世無知己也

溧陽貞義女碑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
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
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頽俗者皆掃地而祠之
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
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爲邦之意
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
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

把諸媛相形

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
 時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於
 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
 句吳月涉星遯或七日不火傷弓於飛逼迫於
 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
 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
 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
 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

史女倍覺難得

慨然有懷古之思

天倫魯姑弃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
 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張
 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
 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
 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負為忠孝之士亦焉
 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邪望其溺所愴然低徊
 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
 寃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

榮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
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
平宋涉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
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
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
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
縈彼潺湲求思不可乘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

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
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月
千秋如月在水

陶逸則曰貞義女直一大俠耳藉此文千
載猶有生氣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顏真卿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

儵然一世外
之孤踪

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
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
三江泛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
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
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誼爲作內解玄真又
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
宗觀以碧虛爲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
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

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掬河夫

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

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

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栢梁

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

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

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閉閤旌曰廻

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栢梁之什文

一時遭際
不落窠

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驥皮爲屨，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拏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

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九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旣敝，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

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
銘曰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
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論
此身

沈千秋曰可當一部高士傳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
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
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
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
紀直悲夫氓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
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
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背而少者

風俗恍然可
睹

則曰某郎有媪鳩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陞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蔦蘿翳於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厖作之厖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厖不曰適丁其時○愚○祇○後○來○如○斯○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

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暘未嘗貯於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

低徊今昔可
為長嘆

駕吏讀此當
亦願影自愧

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恟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願願。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意 陶逸則曰。抑揚寔轉。有無限憤激。愧俗之意。

與相如書

卓文君

羣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
 水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瞽於
 淫。而不悟。朱。茲。齧。明。鏡。缺。朝。露。晞。芳。絃。歇。白。頭。
 吟。傷。離。別。弩。力。加。餐。母。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
 訣。

宜嗔宜喜春風面

長卿報書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

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沈千秋曰以韻作書宛似一篇古風

答夫秦嘉書

徐淑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裂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

自是漢人風味若在六朝後便露柔靡之習矣

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
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
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
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又

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慙。出於非望。鏡有
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
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

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髮髯。操琴詠詩。思心成
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
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
之歎。素琴之作。常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
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
發也。

沈千秋曰。意近而致遠。不作繁聲。

與太子書

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
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
子年始十四能喉嚨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
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
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
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
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

唱酬之筆如
出一手

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
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
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
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
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艷是時日在西隅涼
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
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炳審嬪
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

竊惟聖體兼愛好竒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想
御聞必含餘歡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
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答繁欽書

曹丕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竒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
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
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
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

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
美素顏玄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
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
後循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
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
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
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嚨長吟所能逮也吾鍊
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閒房

陳眉公曰欽以車子姦聲相亂太子亦以
艷女答之舊云魏祚所以不長君曰淫佚
之過也今但取其辭之菁英者耳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爲伍。自度非竒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黻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

應修酷懶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婢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

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野鳥趣赴趣簷上水匝堦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峨嵎度流沙餐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

劉越石曰風華調達自是彩筆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 昭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
渡沂無邊險徑遊日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
貧辛波路壯闢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
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
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
方矐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
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

驚濤怒浪層
峰疊巒恍然
在目

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
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
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
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
演。湖脈通連。芡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
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號躁。驚聒紛乎其中。西
則迴江未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
古迄今。舳舻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

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
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峰
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
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
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
壑所射。鼓怒之所。厯擊湧復之所。宕滌則上窮
荻浦。下至狶洲。南薄燕瓜。北極雷澱。削長埤短。

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
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湊。弱草朱靡。洪漣
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
回。洙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
整。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
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鶩。海鴨。魚鮫。
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
燕箕雀跂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

聲音嘹唳如
子夜吳歌

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翮。夕景欲沉。曉霧
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
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
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
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
不周。

陳眉公曰。鮑以高才。沉漂當代。志無所伸。
涼其華藻。情悲調逸。觀其還都道中作詩。

伏其酸辛與此相類若韻之便當成賦耳



